

Jeffrey Hudon 博士，圣经考古学，

第 21 节，考古学家审视

乌西雅的治疗

© 2024 杰弗里·休顿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

这是杰弗里·休顿博士在讲授圣经考古学。这是第 21 节。考古学家审视乌西雅的统治。

有时，在考古学中，您可以查看一些晦涩难懂的圣经文本，并找到字面上的信息宝库，您可以在进行与该时期相关的挖掘时使用这些信息。我现在想花一些时间介绍一位在圣经记录中经常被忽视的国王：犹大王乌西雅。同样，在八世纪，这是一个非常多事的世纪，我们在另一场讲座中谈到了这一点。

但是，让我们更深入地研究乌西雅的统治，看看考古学和圣经文本是否可以对应并告诉我们更多关于他的统治的信息。因此，《圣经》文本告诉我们，乌西雅统治了 52 年，这是犹大国王在位时间第二长的时期，根据图勒的说法，他的统治时间是公元前 792 年至公元前 740 年。在他统治的最初阶段，他的父亲亚玛谢有一个核心摄政权。

然而，亚玛谢曾在以色列的某个时刻或一段时间内担任人质，因此乌西雅从很小的时候就与顾问一起统治。乌西雅的统治时期也与他同时代的北国国王耶罗波安二世同时代。所以，他们的统治再次几乎相同。

乌西雅的统治时间比耶罗波安二世稍长一些。乌西雅的统治有两个来源记录，就像以色列和犹大的其他国王一样，那就是《列王纪下》14，当然还有《历代志》，它只记录了犹大的国王。这是《历代志 2》第 26 章中的内容。

生活在乌西雅统治时期的先知有何西阿、阿摩司、约拿和一位非常年轻的先知，名叫以赛亚。不仅如此，阿摩司和后来的先知撒迦利亚记录了乌西雅统治期间的一场地震，以赛亚书第 2 章也提到了这场地震。人们对这场地震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记载，我们相信，在《圣经》中也发现了这场地震。或在几个地

点的考古记录中，包括基色和夏琐。要了解考古记录中乌西雅的统治，我们首先必须看看圣经研究的历史。

正如我们之前在另一场讲座中提到的，《历代志》是一部非常晚期的作品。它写于波斯时期，不早于六世纪末，更可能是公元前五世纪。因此，当批判性思维在 17 世纪、18 世纪，当然还有 19 世纪在西方文明中兴起时，我应该说，编年史中保存的历史数据受到了非常怀疑的态度，或者带有很大的怀疑态度。。

这是因为编年史的日期较晚。比如说，一位历史学家在五世纪末或世纪初工作，怎么可能只是为了选择一个日期呢？他怎么知道400年前发生的历史数据？这是一个公平的问题。他必须有消息来源。

他必须有历史来源。所以，我们提到列王记和历代志都是大卫王制的两部平行历史。如果有数据，如果历代志中存在列王记中没有的历史信息，那么人们就会特别怀疑。

现在我们有几位国王，他们的数据在历代志中没有出现在《列王纪》、《列王记》中，有几位犹大国王。希西家，再一次，你有编年史家提到的防御和其他皇家项目，而《列王记》却没有。罗波安，我们在另一次演讲中讨论了他的防御城市清单，该清单出现在《历代志》中，但没有出现在《列王记》中。

马纳萨斯被囚禁到巴比伦以及后来的建筑工程，同样只出现在编年史中。我们再次回顾我们的主题，即乌西雅的统治。这也提供了《列王纪下》第 15 章平行叙述中缺失的一些档案叙述信息。

那么，问题是，这些数据是《国王》中没有的，而编年史家由于是后来写的，所以可以复制，编年史家从哪里得到他的信息？怀疑论在 17 世纪兴起，特别是来自巴鲁克·德·斯宾诺莎 (Baruch de Spinoza) 等学者，他们不仅质疑摩西五经的真实性或作者身份，还质疑《编年史》等书籍的真实性或作者身份，尤其是在威廉·马丁·勒伯莱希特 (Wilhelm Martin Leberecht) 19 世纪的著作中。de Wette，并由 Graf 进一步发展，并最终由 Julius Wellhausen 在其 1883 年著名的以色列历史著作中进一步发展。这种怀疑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显然也持续到 21 世纪。但重要的是要了解 19 世纪对摩西五经的批判性考察、四源文献假说理论、这些

早期学者（主要是德国人，但后来是英国人和其他民族）的许多前期工作。纪实假设，着眼于编年史，并使用编年史作为测试案例来论证他们的观点，即一个人生活得如此之久，远离这些事件，如何能够写出关于三四百年前事件的如此详细的信息。

因此，当摩西五经也受到批判性的审视时，《历代志》从一开始就受到了攻击。编年史是历史可靠的文献；德国人马丁·诺斯 (Martin Noth) 和彼得·维尔滕 (Peter Velten) 都是德国人，都曾参与《编年史》的创作。诺斯虽然对编年史的历史性持批评态度，但他并没有完全否认编年史家拥有历史信息观点。

他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历代志》中包含了《列王纪》中没有出现的历史信息。费尔滕更加持怀疑态度，他在《编年史》中的工作在历史性方面更加消极。我们还有休·威廉姆森 (Hugh Williamson)，一位仍然活跃的英国学者，以及已故的安森·雷尼 (Anson Rainey)，他也撰写编年史，并与费尔滕和诺斯不同，使用了考古证据，但其意义要有限得多。

雷尼和威廉姆森对考古学的运用更为自由，后来的两位威廉姆森和雷尼认为，编年史家确实使用了君主制时期的档案资料。因此，这些对国王的扩展，这些额外的信息，没有理由相信它不可能是历史的。你必须从考古记录中寻找外部证实。

但当然，他们把这个选择作为一个可行的选择，它是历史性的。最近，我们收到了以色列·芬克尔斯坦等人的质疑，他们认为《编年史》的年代晚于波斯时期，而不是哈斯蒙尼时期，即公元前二世纪末至一世纪初，极其晚，并宣称它在历史上基本上毫无价值。芬克尔斯坦再次追随这些早期批判学者的脚步，他们的著作早得多。

因此，我们面前有一个很好的测试案例，可以查看有关乌西雅考古证据和《历代志》的圣经文本，看看这两条证据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以及它们是否确实一致。现在，乌西雅对埃拉特的霸权，也就是埃拉特湾、亚喀巴湾的红海港口，在历代志下 26:2 和列王纪下 14 章中都提到过。我们已经讨论过埃拉特可能被认为是 Tell el-Khalifeh 的胶水。

有 8 世纪的职业证据，清晰的 8 世纪职业证据，与更北的一个名为塔玛 (Tamar) 的地点 Ein Hatziva 相匹配。当然，对埃拉特的霸权将使乌西雅能够进入红海贸易和港口。由于《列王记》和《历代志》都提到了这一点，雷尼认为这是乌西雅统治时期的亮点。

这是他能够攻破这里的以东要塞，并像他的祖先约沙法和所罗门那样在红海开辟一个港口的最大成就。因此，在埃拉特湾建立或建立防御工事确实是乌西雅统治时期的亮点。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

这就是雷尼对这两部伟大历史著作的解释。现在，我们知道我们与埃拉特北部的另一个堡垒——泰勒哈利法堡的建筑风格有非常密切的相关性。那是一个叫添马舰的地方，被认定为添马舰。

事实上，她是艾因·哈齐瓦。这是一个现代阿拉伯名字。那是在死海以南，又是在阿拉瓦。

它有类似的城门系统，类似的建筑，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堡垒，几乎有一座城市那么大。那可能是犹太人的集结地，要么在亚玛谢统治下，要么后来由乌西雅控制。事实上，建筑技术与南部的泰勒哈利法遗址非常相似，这似乎表明建造者是一个共同的人。

那就是亚玛谢，如果是哈利法，那就是乌西雅。他们之间的另一个网站 Yotvata 最近已发布。那是一个水源。

但不幸的是，尽管在 8 世纪这两个堡垒之间的道路上确实使用过铁器时代 IIB，但该遗址并未发现任何形式的铁器时代 IIB 证据。在西边，我们有卡迭石-巴尼亚 (Kadesh-Barnea) 遗址，或称艾因卡德斯 (Ein Kades)。我们在关于出埃及的讲座中谈到了这个网站。

该遗址由鲁道夫·科恩 (Rudolf Cohen) 于 1970 年代挖掘，此前由多坦 (Dotan) 于 1956 年挖掘。它是一座巨大的方形堡垒，带有角塔，其历史同样可以追溯到 8 世纪。根据陶器，这似乎是乌西雅统治期间建造的边境堡垒或贸易路线的保护。

在《历代志》中，乌西雅也向西扩张到非利士。我们必须再次问这个问题：如果这是在波斯或希腊化时期写的，他们如何知道其重要性以及所有这些实体和政体是否存在？好吧，如果你看一下这两个王国的地缘政治地图，以色列在北部，犹大在南部，他们是结盟的。他们是这一努力的盟友。

因此，犹大实际上只能向三个方向扩张：向西、向南（他们就是这么做的）、进入非利士，一直到埃拉特，以及向东。我还认为，根据《历代志》二书第 26 章和第 27 章，犹大扩张到了约旦中部高原或圣经中的哈密海岸。这张地图没有显示这种扩张，但他们可以向北扩张，因为那是以色列的领土。

因此，他们会尽可能地扩张。希伯来文本说，他出去与非利士人作战，冲破或拆毁了迦特的城墙、雅夫尼的城墙和亚实突的城墙。他在亚实突境内和非利士人境内建造了城市亚琳。

在这个八世纪期间，强大而复兴的犹大向西扩张，建造城市，修复城市，重建城市并加固它们时期。又是铁器时代 2B。到目前为止，大部分工作都归功于希西家，他是八世纪末犹大的另一位强大的国王。

但在其中一些著作中，希西家的统治时间比乌西雅短得多。其中一些工作、一些建筑计划和防御工事必须更早进行。那是在乌西雅统治时期。

乌西雅向西的目标是重新确立犹太势力的存在，不仅是在红海港口亚喀巴湾沿岸，而且是在沿海地区，并至少控制从埃及到美索不达米亚的重要公路——国际沿海公路的一部分。或通常称为“Via Maris”。《历代志》对乌西雅对非利士人战役的描述还提供了一条罕见的有记录的战役路线，即犹大军队所采取的战役路线。那么，让我们看看这三个站点，从 Yavneh 开始。

亚夫尼 (Yavneh) 是一个土丘，距离特拉维夫相当近。而且它并没有被大量挖掘。现场已有声音。

但在该地点附近，一座相邻的小山上，偶然发现了法维萨。这是一个存放寺庙家具或文物、器皿的储藏坑，这些物品会被仪式性地埋葬和粉碎，当然，在使用后也会被仪式性地销毁。因此，以色列考古学家亚夫 (Yav)，对不起，拉

兹·克莱特 (Raz Kletter) 将其作为紧急抢救性挖掘进行了挖掘，并就他的发现出版了两本写得很好的书。

现在，这个法维萨显然暗示着一座寺庙的存在。其日期为九世纪末八世纪初。还有很多非利士人的影响，但也有犹太人的影响，这似乎表明这座圣殿最晚在乌西雅统治之前或很早就存在。

这告诉我们什么并不是很清楚。不幸的是，该遗址尚未被广泛挖掘。那里已经有工作了，但不是大规模的工作。

因此，Yavne 目前仍是一个中立站点。我们并没有关于乌西雅在 8 世纪初进行的任何破坏的明确数据。第二个地点是泰勒埃斯萨菲 (Tel es-Safi)，几乎所有学者都认为它是非利士人的迦特 (Gath)。

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网站。我们已经在此处的各种幻灯片或 PowerPoint 讲座中多次讨论过这个问题。它在 9 世纪末，我们可以说，3 世纪末、4 世纪初，被亚兰大马士革的哈薛摧毁得非常明显。

这就是提到的。这是《王者 2》里的记载。现在，在 8 世纪中叶，乌西雅统治即将结束时，我们有一个占地 60 英亩的大型定居点，在该地点建立了明显的犹太物质文化。

而且，但没有证据表明该地点之前存在破坏层。它建在被哈薛摧毁的城市废墟上。所以我们留下一个问题。

迦特有一座城可供乌西雅毁灭吗？根据这项考古学，在这个犹太定居点于 750 年兴起之前，那里似乎没有太多东西。现在，这再次证明乌西雅建造了这个定居点，但他在这样做之前摧毁过任何东西吗？也许答案就在名字中。Gath 是一个很常见的名字，意思是压榨机或橄榄压榨机。

在南黎凡特地图上有很多迦特人。还有另一个地点，Gath-Gitayim，被确定为萨菲西北部一个叫 Tel Ras Abu Hamid 的地方。这也可能是乌西雅迦特的候选者，并且确实展示了 8 世纪早期的职业证据。

不幸的是，该网站还没有完全发布。有初步报告，我继续和挖掘机交谈，每次我见到他，他都会说，对不起，我还没有发表关于阿布·哈密德的报告，但我正在努力。所以，希望这会出现。

因此，Yavneh 尚未真正被挖掘到我们可以确定是否存在 8 世纪早期破坏层的程度。非利士人的迦特 (Tel es-Safi)，迄今为止没有证据表明存在 8 世纪早期的破坏层。然而，在乌西雅统治期间，有犹太人占领。

所以，我们剩下另一个迦特，也许是迦特基塔因，那可能是乌西雅实际攻击的迦特。最后，我们有阿什杜德。正如我们之前讨论过的，阿什杜德是非利士人的五个主要城市之一。

但它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功能需要指出。首先，有一个巨大的六室门，与以色列和犹太人的类似门非常相似。在所罗门统治期间，在夏琐、米吉多和基色发现了这些城门。所以，这里有一个与那个非常相似的门。

内盖夫 (Negev) 的一处遗址特尔伊拉 (Tel Irah) 也有另一座城门，也是一处 8 世纪的遗址，也有一座类似的城门。因此，挖掘者摩西·多森 (Moshe Dothan) 将这座城门的毁坏归因于乌西雅，因为他读过圣经，知道阿什杜德已被乌西雅摧毁，或者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最近的研究对此提出了质疑。

看来乌西雅实际上是在占领该城后建造了这座门，这显然是犹太风格的门。不仅如此，刻有金属薄片的手柄和希伯来铭文也可能暗示着犹太控制。现在，在城外的基地、城外地区，抢救性发掘揭示了亚述的行政结构。

我们也有幻灯片展示了这一点，下面有两个 8 世纪的破坏层。现在，我们知道萨尔贡在八世纪后期摧毁了阿什杜德。下面还有一个破坏层，也是八世纪的。

我相信，八世纪早期的破坏层就是乌西雅摧毁这座城市的证据。虽在城外，却已被毁。我相信，这就是我们对阿什杜德的确凿证据。

不幸的是，阿什杜德没有得到适当的挖掘。挖掘得很差。它几乎已经全部出版，但出版物只能做这么多来纠正该领域的错误。

因此，希望在未来的某个时候，那里会进行挖掘，我们可以找到适当的分层，并在城市内部和外部找到第二个 8 世纪的破坏层。现在，它说乌西雅还在阿什杜德附近和非利士建立了城市、亚勒姆和定居点。因此，对该地区的考古调查显示，亚夫内亚姆 (Yavne Yam)、里雄利齐翁 (Rishon Litzion)、梅扎德哈沙夫亚胡 (Metzad HaShav Yahu)、霍洛特亚夫内 (Holot Yavne)、特尔莫 (Telmor) 以及更南边的阿什凯隆 (Ashkelon) 和加沙 (Gaza) 的其他遗址都存在 8 世纪的职业证据。

因此，这些遗址，这些经过勘察和部分挖掘的新遗址，可能是乌西雅在非利士周围和阿什杜德附近新的犹太定居点。此外，《历代志》第 7 节和第 8 节说，上帝帮助他对抗非利士人和居住在迦巴勒的阿拉伯人，以及摩乌尼人。亚扪人也向乌西雅进贡。

在圣经文本之外，莫尤尼特人是未知的。他们一直默默无闻，我想是在 1970 年，当时 Chaim Tadmor 在提格拉斯-皮莱瑟三世的编年史中读到了他们的名字。他们是亚述人与之对抗的贝都因人群体或阿拉伯群体。

又是一位 8 世纪 8 世纪末的亚述国王。约旦马德巴附近的塔尔贾鲁尔 (Tal Jalul) 是安德鲁斯大学的出土地，其铭文和一个同心圆管柄的证据似乎也表明了 8 世纪犹太教的影响。它还提到，“.....他在沙漠中建造了米格达利姆·巴米德巴尔 (migdalim b'amidbar) 塔楼，他还挖出了波罗特 (borot)、蓄水池、拉比姆 (rabbim) 等许多东西。”因此，乌西雅试图在耶路撒冷以东的一些犹太荒野 (犹太沙漠) 定居和耕种。

在 8 世纪，我们几个有灌溉证据的防御工事定居点和准军事型定居点，在朱迪亚沙漠的几个地点尝试进行灌溉，特别是发现死海古卷的库姆兰，以及附近的恩戈地，这是发现死海古卷的三个地点。阿卡谷 (Valley of Acre)，以及更南边一个名为梅萨德·戈扎尔 (Metsad G ozal) 的地点。因此，尽管《历代志》中的圣经文本清楚地提到了中洲的犹大荒野，指的是耶路撒冷以东，但许多学者认为这里所指的是内盖夫定居点或内盖夫高地，而不是犹大荒野，这又是一个错误。然后它说，“.....和他的名字”，字面意思是他的名字，我们假设我们可以

翻译成名，对他名字的了解，“.....甚至传播到埃及边境，因为他变得非常强大。”我相信编年史家的这句话指的是我们之前讨论过的 Kuntillet Ajrud 网站。

记住，这是西奈半岛东部那个非常孤立的堡垒，里面有以色列陶器和犹太陶器。埃及边境可能存在联合占领。这也是对这句话的考古学理解：乌西雅的名字传到了埃及边境。

他在边境地区很出名。因此，大多数学者认为，Kuntillet Ajrud 是一个简单的宗教场所，人们实际上是作为朝圣者前往的，出于某种原因进行朝圣，因为这些墓志铭或祈祷文写在门内的储物罐上。我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

我相信这实际上是一个边境站点、一个贸易站以及哈贾和地中海之间商队路线上的一个中转站。它不是宗教朝圣的地方。因此，您可以在此处看到最终报告的标题。

它说什么？朱迪亚西奈半岛边界上的铁器时代第二宗教场所，我认为这是错误的。这显然是一个地缘政治边界地点。你没有必要来这里朝圣和崇拜。

只是一些士兵在储物罐上书写或刻下祈祷文。就这些。好吧，耶路撒冷。

乌西雅也在耶路撒冷从事建筑工作。他在耶路撒冷建造了塔楼。耶路撒冷的米格达利姆。

在角门处，Al-Sha'ar Hapinah。又在谷门和拐角处筑起米佐阿的防御工事。因此，他加固了耶路撒冷，并可能完成了在他父亲统治期间被推倒的城墙的重建。

考古学再次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查尔斯·沃伦（Charles Warren）、凯瑟琳·凯尼恩（Kathleen Kenyon）和埃拉特·马扎尔（Eilat Mazar）最终挖掘了一座塔。他们每个人都挖掘了其中的一部分。

大卫城和圣殿山之间沿着倾斜的奥斐尔墙的皇家门户。而谷门和角门的位置也不确定。可能再次反映了早期城墙向西山的扩张，或者可能是大卫城周围原始防御工事的一部分。

目前我们根本不知道。希望这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候被揭露。但角门似乎是，或者对不起，俄斐勒河沿岸的一扇门似乎是乌西雅的作品。

还有另一张照片。这是来自查尔斯·沃伦 (Charles Warren) 的绘图，然后由埃拉特·马扎尔 (Eilat Mazar) 的作品进行补充。这是艺术家对通往圣殿山的奥菲尔街拐角处的那扇大门的描绘。

同样，这幅作品很可能是乌西雅的作品。在耶路撒冷以南，我们有拉马特·雷切尔 (Ramat Rachel) 遗址。本杰明·马扎尔 (Benjamin Mazar) 在不同时期再次对此进行了挖掘，然后由阿哈罗尼 (Aharoni) 进行了更广泛的挖掘，然后最近由利普希茨 (Lipschitz) 和他的同事进行了挖掘。

值得注意的是，在乌西雅统治后期，由于他试图在圣殿烧香的罪过，他染上了某种皮肤病。因此，他必须被隔离。他必须被分别出来，因为他患有麻风病，可能是不同但相似的病症。

于是，他们给他建了一栋独立的房子。它的标题是“自由之家”，这可能又是一种委婉说法，实际上恰恰相反。所以他并不在皇宫里。

他必须被安置在别处。拉马特雷切尔是一个理想的地点，它是伯利恒和耶路撒冷之间的犹太宫殿。向西眺望利乏音山谷上游的美丽景色，你会感受到从山谷海岸吹来的微风。

当然，从西边或东边也可以看到朱迪亚荒野一直延伸到裂谷的美丽景色。所以这被确定为Beit Hakerem，我认为是正确的，即葡萄园之家。乌西雅又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所以拉马特·拉结周围有大片的梯田，这可能是由王室之手为周围的王室庄园建造的。

再次，在我们课程的早期，我们谈到了乌西雅的墓碑，该墓碑于 1931 年被重新发现并出版，再次表明他的坟墓再次与其他国王分开埋葬，在时代交替的某个时候必须移动，公元前一世纪，公元一世纪，并被重新埋葬。所以，我们的结论是这样的。来自书面和考古资料的大量证据确实支持《历代志》对乌西雅的记述是在八世纪的地缘政治背景下进行的。

《历代志》中提到的非利士人、亚扪人、以东人，尤其是麦图尼人，都反映了有据可查的 8 世纪政体。同样，编年史中提到的盖巴尔、埃拉特、迦特、阿什杜德和亚夫内等地点也不一定是在波斯晚期或希腊化时期得到证实的。因此，创造它的人必须了解大量 8 世纪的地形才能正确地书写它。

犹太定居点在山区、谢非拉西部、犹大荒野、内盖夫和埃拉特的快速集约化和扩张发生在整个 8 世纪，而不仅仅是在希西家统治时期。阿什杜德 (Ashdod) 的六室所罗门门和泰勒埃萨菲 (Tel es-Safi) 的犹太定居点以及沿海平原的其他地点被毁坏的证据，为《历代志》第 2 章第 26 章提供了证据。耶路撒冷不断向北和向西扩张，包括西山以及可能代表《历代志下》26:9 中提到的城墙和城门的证据，再次证明了该文本的历史真实性。

沿埃及边境与以色列王国在昆蒂莱特·阿杰鲁德 (Kuntillet Ajrud) 或霍瓦特·蒂曼 (Horvat Timan) 进行的联合地缘政治演习，以及约旦中部高原特尔贾鲁尔 (Tel Jalul) 犹太势力影响的证据，再次证明了编年史的叙述。因此，认为编年史家使用波斯晚期或希腊化时期的环境或模板发明这一记述的观点基本上没有根据。相反，编年史明确地访问但有选择地利用了君主制时期的档案资料来书写犹太的历史。

我可能会在最后指出，伊斯雷尔·芬克尔斯坦 (Israel Finkelstein) 在他反对该网站历史性的文章中没有使用 Meunites，因为他不使用它是因为这证明他错了。这么晚的人不可能知道 Meunites，它只能从 8 世纪 Tiglath-Pileser 的铭文中得知。因此，我相信，仅此一点就表明了本文以及考古学的历史性。

谢谢。

这是杰弗里·休顿博士在讲授圣经考古学。这是第 21 节。考古学家审视乌西雅

的统治。